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39

T 3204/294.83
||

徐州府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四

淵德公重建祠堂記

焦景秋

淵德公者下邳令潁川韓稜也邳在漢為邑公蒞之俗美而政異邳人追思立廟在岨山之陽左環武水右躋清流誠勝槩也凡邳境水旱災厲咸往禱而輒應唐貞元九年大構祠宇宋因之封以淵德公詔立碑紀其事元改軍為州故平章政事徐忠肅公監此郡為重葺之歲久棟椽毀墜不可庇風雨忠肅次子監歸德府過家上塚展謁祠前仰觀周覽愴然興慨以為先公之所建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神之所棲奚忍如是遂言于州之僚佐咸願捐俸共成之嘗考諸史傳公字伯師令下邳時他邑有水雹之災邳獨不雹大臣上其事徵爲尚書肅宗賜以寶劍自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以公淵深有謀故爾宋之封亦取是與後事和帝位至司空故老相傳云公平日不飲一日侍上而醉帝問故公對曰今日爲臣生辰邳人其或莫獻所以致此遣使驗之果然夫古今爲守令者俾民在位而嚮其化解綬而慕其德尚未多見也况生而懷其惠鮮之澤死而驗其禍福之靈鼓舞一方奔走承奉殆絕無而僅有矣公名芬漢史神幣邳土使人不疾

病歲不凶歉雨暘時若冰雹不至去世千有餘歲遺愛赫如廟而祀之誰曰不宜祠成公命予紀於碑陰延祐三年八月十六日書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虞集

沛有尉善其職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大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惟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黃水患防堤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有粟顧瞻學宮迺牖迺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

尉嘗學于濟南李昌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奮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之豪民猾吏以動搖劫持為能視一職滿尉何有此乃以忠愛聞不亦善夫使尉益自勵而不至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為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呂梁洪關尉廟碑記

趙孟頫

神有所依憑則靈載於有國之典人得通祀者惟山川之神與古聖賢之祠山川則能藏天地之精氣古聖賢則有功德于民有以聖賢而兼主山川之祠則向往加多享祀亦加數焉徐州之水合於呂梁而入于淮近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為岡巒累累然相系不絕水中橫石數百步其縱十倍其上下如縱得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者齧齧然象人齒牙水勢小殺則捍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枝柱負纜之夫流汗至地進以尺寸計其難也乃幾於登天舟中之人常號呼假助於神明有元混一天下凡東南貢賦

之輸皆引道自此故舟至益多日百千萬艘有廟在洪
之西堧所祀二神一爲漢壽亭侯關公公事漢昭烈嘗
爲徐州牧一爲唐鄂國公尉遲恭相傳二公治水呂梁
徐州蓋有二公之遺迹二公生爲大將歿而爲神其急
人之患難夫豈愆於素志也哉先王制禮能禦大災捍
大患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焉二公所治乃扼
乎天地之巨險在人所尤急難之地始作廟者董恩廟
成奉牲酒者爭門而入拜於軒陛之間者至不能容人
之精神萃聚於此又挾山川之氣以自壯故禱焉輒
每事必祝其靈赫然享祀之至愈久而愈盛於此見

義之士雖千載遺烈猶不泯也豈不偉哉恩下邳人嘗
爲驛官性敦朴篤於事神予往年被召數往來洪上恩
礮巨石爲碑徵余爲文余至京師文成書以遺之皇慶
二年十月十七日也銘曰於赫二神奮發雄武際會風
雲服事英主維時英主遇會無間左顧右盼力剪禍亂
生爲大將死爲明神能介景福以祐下民徐合衆流浩
浩南注石扼中路增捍興怒舟人至此罔不震懼日進
萬艘謁廟致祭刲羊割豕羅拜軒陛神所主治多部將
吏號呼乞靈緩急如意拔人于險振人于扼水道故道
湍弛崩迫鼉鼉蛟龍各守其宅神依于人英威凜然干

載不泯禱祀益虔作廟距涯允壯且麗碑銘我詞以告
來世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韓文

公權厝誌

吳海

歲辛亥三月二十四日行臺侍御史韓公卒於福州光
澤里寓舍五月甲午其子儒奉公柩藁葬於城東之鳳
邱送者若干人皆涕泣相弔行道觀者莫不咨嗟以為
難得既卒事乃衆相與謀曰嗚呼惟公宿德重望嘉政
休烈有不待言而彰紀而垂者惟是假厝於茲不可以
弗識也則又衆應曰諾於是公之門人新安鄭桓述公

行實以來告郡人吳海請書其墓石按公諱準字公衡
先世居滕金源時遷曲房迨今八世為沛人公生六歲
始能言七歲能行沉重好學年二十登進士第授承事
郎同知孟州事擢河南儒學副提學訓儒林郎德安府
推官選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轉奉訓大夫僉河南北
道廉訪司事改奉直大夫江西湖南道僉事加中奉大
夫南康路總管進中憲大夫本道廉訪副使陞正使授
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徙行臺治書侍御史進
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又改福建廉訪使資政大夫
後為侍御史公方為別駕時州大饑疫公出入賑救所

乘馬至不忍食豆粟或雜草以餉之則並草不食人謂
感公化冬時蠅集州署公令民廣藏水明年大熱病者
賴服水以愈在河南有陂田若干頃爲水所汎守令因
循不治公行部至救有司率民墾隄歲收粟數千斛至
辰春斬黃寇圍江西平章道同出避憲臣從之獨公與
右丞萬伯顏謀遣郎中伯顏不花出戰而公慰撫居民
民大感勵相持五十四日城頽以全南康累經兵火城
內荒蕪公舟居以治招民復業歸者旣衆遂葺草屋爲
署野豕殘民禾公籲於神豕遂去不爲害戊戌歲四月
陳友諒攻被隆興城來見公公疾而壁臥不起友諒曰

吾向爲縣小吏已聞公名公不答旣去使人致糗公拒
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壬寅春脫身入閩朝廷嘉公授江
西省叅政江西無治所寓順昌公志在收復扶疾以往
迨復爲侍御史以告老章上而是冬城陷公藉稿堂下
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公宣敕公取枕以臥厲刃向之曰
此吾所受於君者必欲取之並取吾首去吏不敢追迨
新制變冠服由是著帽終日未嘗去首園瓜有苦者輒
取嘗之及病甚遂不服藥以終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
丁氏累贈南陽郡夫人三子洛安燕安俱早卒爲後者
儒也公考諱或累贈中奉大夫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祖諱潤累贈嘉議大夫僉書
 江浙等處行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王氏
 祖妣朱氏皆累贈南陽郡夫人以公顯公性儉素平居
 泊如常端坐寡言笑然對賓客朋友談論亶亶不倦嘗
 讀小學書至老萊子詐跌仆地曰設有所損豈不反貽
 憂乎其端如此為文章簡古不事華藻有小學書闕疑
 水利通編藏於家嗚呼士之處平世賢不肯不能大相
 異顧君子若不足小人反若。有餘及遇變故然後君子
 之所守凝然不撓而小人顛倒反易凡平日所以夸衆
 眩世者悉喪氣而不存矣福城之陷能蹈死守節者不

三四人其叛恩取寵者比比然。是若公可謂純臣矣銘
 曰行務實不幾以文昌政為循不幾以名揚氣直以剛
 文靜有常遭運之傾其節益彰右史有作考子銘章

徐州洪神廟碑記

傅汝礪

中原河山形勝彭城為最河源出崑崙萬里西來宣房
 水之靈府神明實主之吞涇納渭歷砥柱而東狂瀾衝
 突纏緯畿甸變遷無定由汴渠故道掠彭門而與泗汶
 通其勢彌盛郡城東南雙洪對峙奔流砰湃滙為濤淵
 國朝收復殘宋車書混一無思不服重譯入貢輦琛輦
 費必由彭城使者旁午適無虛日連檣巨舶絡繹不絕

百步洪東岸舊有祠宇下瞰洪濤高崖峭壁無雲而雷
龍鼉出沒人所驚喜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凡至洪下
者必艤舟弭楫股慄脾睨不敢發莫不割牲醴酒恭謁
廟貌雖肝慎伺以聽神命吉凶逆從昭荅如響少有憑
忽舟上下失勢淪溺者往往有之曩歲江淮未附邳徐
之境家扉戶鶴民不聊生廟亦草創歲久摧圯郡侯趙
克明與其寮屬慎乃庶績整其隘陋倡率資助醵錢爲
五百萬緡翫建殿廊煥然一新夫天一生水善利萬物
民所以取財用也禮云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曰
源也委也此之謂務本後漢元光間河決瓠子白馬沉

璧歷代所宗與夫泯竭其力以奉無名之水土者可同
語哉侯請予爲文紀之比者宦遊南國亦嘗禱于祠下
目擊其狀故泚筆以紀其實夫易需卦需者待也爲險
在前須有所待也可不慎歟乃係之以辭曰納納提封
徐當其中奎婁之方白羊之宮河山襟帶惟徐最雄河
源西來常驚於東郡城之角泗汶潛通亂石橫波對峙
雙洪奔流澎湃滙爲濤濑驛船市舶往來憧憧殊方輻
輳津梁要衝濤頭出沒龍鼉喁喁惟天設險鬼鑿神工
少有憑忽淪溺是從靈源 濟歷代所宗孰其尸之護
國金龍再新祠宇龜石穹窿恭奠慎伺是效是崇蘋蘩

之薦可羞王公神其默相報汝亦豐惟至德溥遠邇攸同屏衛王室萬世無窮

蕭縣儒學記

傅汝礪

蕭邑介大河之間黃流漫漶自古爲害南北兩城居民不能奠厥攸居往者廟學置于北城西墉之上宋紹聖五年因遭洪水移于南城繼以狂瀾四圍屢有廢弛至元丙子一新于北城歲久悉皆蕪沒于蒼烟灌莽之中至元丁丑縣尹耶律廷瑞慨然興復遂于南城之東買隙地二十畝有奇積土聚財有所待適廉訪分司完顏公至合其議復指示地西偏面陽爽塏之墟創建殿廡

堂齋櫺星門翬改翼齊煥然一新爲多方之冠蕭縣復立六十載未聞有道義功烈顯于時者亦無一實興于場者是豈其才之不足哉抑爲政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廟貌完學校興有司憲司交相勉勵不亦幸哉諸生孜孜讀書以孝悌忠信正其心以禮義廉恥修其身則名聲將有不可掩者豈獨鄉閭之光抑亦不負聖朝之意斯役興功于戊寅春正月收功于冬十月落成之日士庶咸請立石以傳不朽予目擊其媿故樂爲之書

明文

祭呂梁青山龍神文

孝宗

維弘治七年歲次甲寅十二月丙戌朔越二十六日辛亥皇帝謹遣內官監太監李興太子太保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以香幣牲醴祭告于呂梁青山龍神曰此者黃河不循故道決于張秋東注于海旣壞民田又妨運道特遣內外文武大臣循行潰決之處督工修築神其默相用成厥功使農不失業國計不虧不勝懔懔顧望之至謹告

聖廟碑銘

宋濂

洪武二年秋八月孔子廟學成凡歷日一百二十費功三千餘爲名鎮素多佳士孝友如劉敬宣忠義如趙

者班班而是傳所謂習俗好尚與邠魯同蓋不誣也
興學將以前人望人徐人士奉親必孝事君必忠庶弗悖於侯之教銘曰古之建學釋奠寓焉神以牖民必身爲先師廢學微專視廟報祀事雖嚴匪及乎教徐爲
區學與廟俱正之于古亦曰庶幾皇明御天海宇肅清選賢出守用宣邦經時維文侯來治茲土不鄙其民視如鄒魯乃撫厥民爾民固靈弗泄于學孰勵其成相惟故址旣陋且僻下遷南東我龜孔食乃協其成乃直以繩乃經乃營日夕靡寧有殿言言有堂蠹蠹有廡軒軒有門肅肅視其齋廬有師有儒亦有生徒執經而趨

學究六經講切六藝夜以繼日莫之或替人之所學在
孝與忠忠孝一缺昧其天衷蒐獵載籍無徵弗記務貪
得多君子所刺摛爲篇章葩藻是耽斯謂偏徇小人之
甘必蹈大中內外孚浹蘊於身心著於事業賢侯興學
實闡化基豈曰土木崇其巍巍銘以著之作者太史用
推本原以告徐士

碭山儒學記

正統

劉球

皇上嗣天下之明年選風紀之臣分督郡邑學政其陞
辭也首敕建葺廟學四年碭山縣學孔子廟告成其崇
以尋計者四廣以丈計者六遂以尺計者二十有

堂門廡之展庖廩之擴莫不稱之其地夷其材碩其構
堅其繪藻規制壯麗於初官不傷費民不知勞何易臻
此哉碭令衡水杜釗課最當遷以民乞留增秩還官來
請予記因問倡斯役者則曰初督學御史廬陵彭侯勗
命之遷繼督學御史廬陵孫侯鼎飭之完又問宰斯役
者則曰前知縣事劉伯吉實經始之繼而程工制用以
克有終者釗也又問贊襄斯役者則曰前諭李孟玉張
觀興今諭邱純訓徐恣以及丞劉全典史周文中預有
力焉嗟夫道在天地間萬世猶一日也二帝三王之後
生一孔子四教所以立六經所以明百王之法所以脩

此其所以世爲天下師也皇上御極卽命郡邑隆其祀
事隆其祀所以尊其道也從事斯役者克率厥職豈非
斯道之幸與諸士誦其詩書習其禮樂敏而爲達財粹
而爲成德得志行所蘊不得志仁其家善其鄉里之俗
安往而不得於道哉其勒之石以志勸

權學士墓表

高 毅

按狀公諱謹字仲常其先河間人八世祖諱邦彥字朝
美宋大觀中知冀州扈駕南渡位至叅知政事卒謚質
肅公生五子仲曰義自河間徙東昌至公之父執中復
徙于沂洪武初挈公自沂徙于彭城遂家焉公十歲父

卒母李氏辛勤訓誨俾務於學旣長益自刻厲讀書以
真知實踐爲務暇則精研於書數郡守楊節仲延訓子
弟一時名士交游者衆兄度舉賢良授山西壽陽丞謫
戍遼左遂罄資以給其行姊適郡人張純蚤卒公爲置
塋原以塋之奉寡姊盡禮撫孤甥如子其孝友之篤出
於天性然也永樂丙戌戶部主事呂寧以求賢薦授知
青之樂安縣其俗舊多盜發塚旣取所藏暴露甚慘與
人微有隙輒銜之陽弗與較暮夜則使人以鉏鍤剗其
禾稼民甚苦之公皆嚴以禁絕奸黠數輩恒持里中及
有司短長脅人以逞其私公執渠魁一人置于法餘皆

屏跡不數月間其廉明仁恕爲山東六郡邑令之首稱
庚寅甲午歲太宗文皇帝親征北寇公兩給餉於沙漠
三督軍於青社其他效勞多類此板輿迎母遠就祿養
塋兄旅襯撫其妻子絕食禱旱霖雨沛作盈城水鹹甘
泉湧出精誠格於穹壤遷光祿署丞奉職惟謹未幾以
目疾歸後母年九十令終公哀毀幾絕塋祭一循文公
家禮倚廬墓次負土成墳種柏成林朝夕哭奠常如初
喪有烏鳴犬來泉湧兔馴之異元日黎明祭於墓所忽
有相貌乘騎浮空而至鄉人皆以爲孝感所致郡守楊
秘等交奏仁宗昭皇帝命馳驛之京及以事聞上曰高

聲再讀與衆官聽蓋以公之孝諭羣臣也特拜文華殿
大學士公辭曰臣少孤失學恐不能稱其職上曰止着
東宮學爾孝其餘免爾制書判本曰朕之除卿嘉汝之
孝欲以風勵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汝責也恭祀文皇
以公爲羣臣班首哭之哀上嘉之賜牛羊首果餌脯醢
之類隨侍皇太子監國南京得輔道體宣宗皇帝繼承
大統以老疾辭遂進秩通政使司參議致仕受白金文
綺朱衣之賜仍敕禮官旌其門曰孝子權謹孝行之門
永蠲其家徭配劉氏孝敬慈惠寡於言笑終身被服布
素夫德婦賢閭里稱之後公五年卒子男二長曰倫領

丁酉鄉薦終養不仕次日倣女曰淑安適陸賓孫男三人宗太學生次寶次宇孫女三人俱適士族

重修石佛寺記

吳瑞

去徐城南二里而近有山曰雲龍山寺曰興化寺山南有石好事者刻爲巨佛首故山又名爲石佛山寺亦名曰石佛寺石佛之稱近於事實故其名獨行於世而雲龍興化遂泯然其兩名皆莫究其所由始名之沿革亦莫知其助於何時按歐陽公五代史當唐昭宗景福二年朱全忠遣其子友裕攻節度使時溥於徐敗溥軍於石佛山前蘇子山黃樓賦有曰巨佛之峯是知石佛山

在唐宋已著其名矣我皇明洪武戊寅有僧勝古建大殿爲石佛之覆宣德癸丑殿燬於火而石佛巋然獨存至正統丙辰嗣僧文安復鼎新之益以法堂三門方丈兩廡具載同知喻則成記距今五十餘年久而梁棟簷楹剝落堂廡門檻又皆殘缺不完無以爲僧衆皈依成化丁未春諸君子修禊事於茲山中貴則有太監高公瑛左監丞馬公敬右監丞韋公通工部郎中曹公以戶部主事孫公以蕃康公孝隆暨予七人覽其傾圮爲之愴然諸君子合辭於高公曰是爲法筵之地歲久狼籍不葺之功將轉而爲葵麥之墟矣矧予輩各以王事

分理茲土咸欲來游觀以發舒其鬱滯今日起廢之寄
非公曷宜高公曰諾遂命徐州左衛鎮撫楊顥董其事
而遠近大家聞風而來施財相役霧滃雲集於是鳩工
興作締構之精莊嚴之麗日光霞彩頓還舊觀有井在
山頂棄而不食者累年公又發其瓦礫泉甘如初僧人
免遠汲之艱始事於丁未五月工訖遂屬筆於予惟先
王之剏棟宇也室以居生靈以送死堅而爲城郭垣墻
高而爲樓觀臺榭凡以爲民也彼佛氏以清淨寂滅爲
教其說有不嚴而威不疾而速之妙故凡名山長谷穹
樓廣殿以崇其居安其象弘其化基其來也遠莫可得

而致詰矣然是山爲一州之鎮諸君子又皆蒞茲地乘
暇而來登高眺遠于以舒其志之滯以宣其氣之鬱則
氣清而志達事理而政成昔人謂游觀之道有神於化
理不其然乎是則公今日修葺之勤又爲吾徐人無窮
之利如此烏可以不書遂書之爲記

顏瓌墓祭文

彭勗

公名瓌字伯瑋廬陵鄴城人也相傳爲唐魯公之裔素
以學行稱於州里洪武末由明經授知是邑民悅其政
靖難兵壓境父子同日就死邑人義之遂斂葬焉歲久
塚平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巡教至邑詢於致仕戶曹

孟式得其葬處乃令有司起墳立祠而祭之曰人孰不死公獨死義荒塚纍纍我獨公祭曷非要譽於鄉黨蓋欲振綱常於百世維靈爽之洋洋永廟食於此地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沛漢臺里有高翁者長身而多智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隣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

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祖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異材力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終老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

駕以驤奚損於良鳴呼馬翁茲焉允臧

萃墨亭記

鄒守益

昔蘇文忠公偕山人張天驥詩僧道潛乘月遊百步洪
紀十六字于石城化鍊子督洪主事尹君廷用獲之水
中作亭於洪之洲以覆之名曰蘇墨旁建清風堂追勝
亭士君子各賦而記之比年河決豐沛徐多水患亭悉
圯正德己卯陸君德如葺之比復圯嘉靖二年李君汝
蘭輦石築基復作亭其上置蘇墨及諸碑刻賦咏名之
曰萃墨予將之廣德汝蘭以記請鳴呼十六字之存毀
於東坡何加損而諸君倦倦收拾懼然戚其淪沒者豈

累重其墨將重其人也文忠公天才駿逸而記問浩博
有傲睨一代凌厲萬類之氣舉寵利害困不足以縛之
故立朝守官侃侃自立而野叟緇流江風山月無往而
非超然之境世之愛仰之者如朱鳥黃鶴真不可睹雖
其殘翮零羽猶將珍之而藏之彼冒利怙權以擠公者不
啻梟鏡之聲聞而惡之矣凡登斯亭撫斯墨者其惕然
尚友于公正直自持勿隨人頽仰以日進于高明庶後
之愛仰之者亦將復如公也汝蘭才充而年富沛然有
願學之志因貽此以勉之并以諗後之督洪事及四方
之來遊者

疏鑿呂梁洪記

明書

徐階

君子之爲政也其必本
同出於天其始也本一
知學以求之於是其情
不相關而善政始日以
已復禮及問爲邦孔子
已復禮學也四代之禮
則亦不知君子之所以
商周語人至於舜禹湯
非聖之嫌棄及古之感

諸萬物一體之學乎萬物生而
體也惟夫自爲之私勝而又不
日疎其勢日隔憂喜好惡漠乎
廢蓋昔顏子問仁孔子告之克
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說者曰克
樂政也嗚呼政與學析而爲二
爲政者乎今夫語治至於虞夏
武其亦無以加矣然而孔子冒
平其所謂禮樂者去取之而不

顧里巷之浮言其在士大夫之身曾不足爲損益而世
之君子恒至于畏且忌而遂罷其所當爲何孔子之勇
而世之君子其怯甚也孔子之學以爲萬物一體視天
下之政有一不宜于民不啻疾痛之在身也惕然惟去
之之爲快故雖前聖之制作不得而徇世之君子莫不
有自爲之私焉故雖里巷之浮言惟恐其足以爲吾累
而不肯以易天下之公夫其自爲之私是則所謂已也
已克而禮復則能以萬物爲一體而行四代之禮樂四
代之禮樂行則化理治而天下歸其仁是則孔子所以
告顏子之旨而政與學未嘗二者也嗚呼斯義晦而天

下無善政矣我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涉江亂淮遡二洪而北又沿衛以入白然後達於京師爲里數百而遙而莫險于二洪二洪之石其悍且利如劔戟之相向而虎豹象獅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虬蟠舟不戒輒敗而莫甚于呂梁吏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嘉靖甲辰都水主事陳君往蒞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于民則捐其身爲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聽蓋審而以罷吾所當爲是厚自爲而爲民薄也遂以二月二十六日率其徒鑿焉衆亦聞君言以爲仁也感怍以奮閱三日

怪石盡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于是洪之士民來請記始君爲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一體之學君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今天下之政不宜于民者多矣然而論者知求之政而不知求之學往往以自爲之私爲之故其說愈長而善政卒不可見其甚也謂學不可以施諸政而學校之設六經之教亦且爲具文夫孰有知孔顏之授受者乎余故因君推本而記之石君名洪範字錫卿辛丑進士浙之仁和人

漕運新渠記

徐階

先皇帝之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

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行歷湖陵孟陽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沙然成巨浸運道阻焉事聞詔吏部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河道都御史直隸河南山東之撫臣洪開之司屬暨諸藩臬有司治之得今萬安未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舸凌風雨周視河流規復沛渠之舊而時濬者爲澤淤者爲沮洳疏與塞俱不得施公喟然嘆曰夫水之性下而茲地下其不獨今不可治也卽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召諸吏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東南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水不涸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就其迹尚存可續也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先皇帝從之工旣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爲復舊渠便先皇帝若曰茲國之大事謀之不可不審也勅工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焉何君具言舊渠之難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脩以濟漕運詔工部集廷臣議僉又以爲然詔報可公乃廬於夏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鑿高而實下導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于中壩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

堤馬家橋過河之出飛雲者盡入於秦溝滌泥沙使
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舊
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建閘九減水閘十有六爲
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爲壩十有三石壩一堤於渠之兩
涯以丈計者四萬一千六百有奇以里計者五十三爲
石堤三十里又疏支河九十六里修其堤六千三百四
十六丈而運道復通由徐達於濟舟行坦然視舊加
階惟國家建都燕薊百官六軍之食咸仰給于東南漕
運者蓋國之大計也自海運罷而舟之轉漕獨茲一
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大害也河勢悍而流

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及先朝者姑
論卽嘉靖間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
徙渠而避焉誠計之所必出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
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譁之以衆口撓之以貴勢誣之以
重謗脅之以危言於其時公之身且不能自保况敢冀
渠之成哉賴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
臣擇兩端之中而因得夫遠猶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
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贊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
固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命於堯盡
舍其前人湮塞之圖而創爲疏導之說彼其驟聞焉者

豈無或駭且謗乎惟堯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不二禹是以得建萬世永賴之績奉元圭以告厥成則洪水底平雖謂堯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學士咸知稱禹而莫知頌堯嗚呼此堯之德所以爲無能名也歟洪惟先皇帝力持國是以就茲渠功德之隆較之帝堯可謂協矣階曩歲脩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諭邇謝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觀其水工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借爲之記且以告夫修實錄者役始於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成於次年九月初九日用人九萬一千有奇銀

四十萬贊其議者河道都御史孫公慎潘公季馴經理於其間者工部郎中程道東游季勳沈子木朱應時余淵主事陳楠李汶吳善言李承緒王宜唐鍊張純叅政熊桴副使梁夢龍徐節胡湧張任陳奎李幼滋僉事董文宗黎德充郭天祿劉贊並列名左方

新遷廟學記

馮敏功

徐故彭城郡用武地也漢晉而下若韋孟劉更生龔勝張昭劉隗孝綽知幾諸人冥搜元騁翼道傳經勁氣直節扶綱植紀後先相望焉蓋山川融會風氣攸鍾其代有傑人亦地靈使然也舊有學在州治東南其後洪水

迤城淤沙日墊學宮居澤若盤盂然少司空餘姚翁公
行部至徐病其卑隘弗稱也升高凝睇四顧踟躕見西
南諸山迤邐而來躍爲雲龍翔于鳳皇馳于戲馬蜿蜒
入城歷州治而東土脈隆起東盡于城而通于河濱公
曰是謂勢來形止山川之所界也風氣之所結也是最
吉乃倉儲故地遂謀於倉部大梁朱君易而授宮焉撫
大中丞臨川陳公臨海王公河大中丞歸安潘公少司
馬南昌萬公按使者寧鄉王公汾州張公協志崇教飭
工佐材而州守章子世禎劉子順之相繼效勞羣工乃
作中爲文廟正殿五楹東西兩廡各十二楹廡之東北

庫西北爲神厨前爲戟門門之左右爲

名宦鄉賢三祠又前爲泮池跨石梁又前爲櫺星

門前爲儒林街街之南爲文明坊街之左爲育才坊街

之右爲興賢坊文明坊之前爲蓮池文廟之北爲明倫

堂東西爲齋各十二楹堂之北爲敬一亭又北爲尊經

閣堂之右爲學正廡一訓導廡一堂之左爲訓導廡三

而學之門則直訓廡而南共適儒林街繚以周垣東西

四十丈南北三十六丈地址之恢曠宇之壯視舊宮有

侈焉於是應璧聳左郡譙塔右雲龍峙前泮河遶後而

黃樓背護俯雉昂霄蓮池清漪襲芳舖麗羣山映翠環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一
水爲清誠形勝之要區而文明之與宅也是役也經始
于隆慶己巳冬竣於萬曆癸酉春功承乏徐臬樂觀厥
成諸士屬之言竊聞山處者其人多勁直其做也峭急
而少文水處者其人多文秀其做也浮靡而少實徐山
下而直節文藝之士猶有古先英哲之餘風固
是盛矣然峭直浮靡有不免則變化氣質以
是其在諸士子學問之功耳其尚懋修華實用
也唯先善以無負諸公作興之盛心其於山川
斯役尚亦有光哉

張鶴鳴

宋元祐間黃水突至城不浸者三版適東坡守徐多方
防護城賴以全及水涸乃構黃樓以壓之復築堤由城
南門以達雲龍山麓用戒不虞徐之城在宋已危矣而
今之河益非宋之河也昔山漿澤由壽州入淮出祥符
中懷遠入淮近以陵寢故塞全河之水統由秦溝直射
城之東北傾瀉南下二洪停壅河身漸高由外視城形
如仰釜每夏秋之交巨浸周遭風鼓洪濤勢憑吞吐浸
灌既久土脉皆潤地泉湧出不雨而溢於斯時也孤城
屹立人人惟魚鱉是懼萬歷初載中陽舒公總憲于徐
下車閱城驚謂郡守劉侯曰徐爲天下襟喉而洪水一

至被地浮天所恃以全惟此城也今破碎如此萬之决
裂禍延元元不知誰執其咎宜築護隄以捍其外侯應
之曰順之夙有是心矣苦于無備二年以來所省不經
之費儲之官帑者二千五百金有奇於用恐未充奈之
何公曰筮事之後當別為區畫不可以時繼而濡遲也
惟時晉陽張公為計部使者公語之曰徐之城軍民錯
處也隄之築軍民舉安也所以軍便二千金助至於力
役民勞其七軍勞其三則其事易集矣晉陽公曰諾議
三克合公遂與侯登陟相度務為一勞永逸之圖四圍
一十六十四丈自東門南轉角樓以迄東門自郡

巷以迄四大王廟堤以石甃者一百七十五丈自小土
山東麓以迄城東南之板橋自黃茅岡繞西門經洪福
寺以迄鄆家巷自四大王廟以至東門堤以土築者一
千七百丈其尺度之高下基面之廣狹石者與土異當
水衝者與漫流處異地勢高者與卑下者異若堤之近
水者多用漢人築瓠一法以竹籠貯石盤護堤根以防
衝嚙又自城西北隅迤至東南城下制濠制水櫃以洩
城內之水即東南轉角樓之下為減水閘一座以時蓄
洩因戶品夫凡役夫以四千六百五十名計夫役日給
之食各藝給食而兼其直加以竹木鐵石費五千兩有

奇計經始于萬曆二年季秋告成于明年季春間以迺
寒休暇者凡一月而訖事也方公與侯之肇斯舉也士
民羣然譁曰洪水滔天民不堪命食無所需居無所定
妄興大役卒勞百姓公曰人情難與慮始當勿爲搖也
侯曰以民事而任怨順之誠甘之遂毅行無阻旣而大
役之直日可食二人各藝之直日可食三人興造之中
陰寓救荒之策民始欣欣焉子來之恐後也不日告成
透迤袤亘雲龍之麓若白虎列序而踐蹠也汴泗洪流
若蒼龍承隅而翔舞也有基無壞我塘言言凡厥人士

明臨水祠屬張子鶴鳴而記之

救陳里甲條鞭審派疏

張貞觀

臣本庸謏以職掌實叨耳目之司一切民隱吏蠹例
當與聞倘有所知何敢終默謹以里甲常議處者爲皇
上陳之自民間苦里甲而後有條鞭之法是條鞭之行
所以甦里甲之困也然里甲之累有一分未除則便是
條鞭之法有一分未盡但據所知則同有已徵鞭銀而
復役里甲者亦有限年頭役名色依然照舊僉派私貼
無筭者業已徵其銀而復役其身是民昔之所苦者一
而今之所苦者二也且頭役私幫出自見年偏累猶昔
何稱鞭法民言併員山東見鞭法之行較若畫一民間

大稱避息何江北輒不同也臣謂較若畫一既已改行
護法卽當悉去見年其間有重差如提鎮甲首走遞馬
匹之類私幫之數視正額固多俱應明鞭不應暗貼俱
應派之合境不應幫之里甲至于官府一應供應之數
寧從其便無過于減仍嚴爲申禁必不使里甲復至私
用裏里胥之科擾可杜而災地之累苦亦尚可少舒矣
若徒上沽節省之名下受賄斂之實禍是掩耳盜鈴
者類也臣未見其可矣審派大約三年兩次原爲全用
里甲僉派頭役中有私貼數倍者恐致偏累故爲是以
今悉改行撥法惟征差銀戶則雖懸苦樂頗無大異

物力消長豈遽至月異而歲不同也臣嘗爲令備知擾
民之最大者無過均丈與審鞭均丈一次其費可抵半
歲之糧審鞭一次其費可抵半歲之差蓋假升合而肆
求指報丁而恣漁獵里書積態萬不能免故也至于
糧差之派每歲一更亦祇以便里胥之影那及奸頑之
飛詭而赤磨多不經磨勘繇票多不遍給發其多寡輕
重要惟隨人上下其手而小民殆不能知其數也臣謂
審派之期俱應以五年爲則以此年而審卽以此年而
派闔縣差徭若干糧銀若干米若干丁若干則若干地
若干每丁若干則該銀若干每頃若畝該銀米若干務要

總撤磨筭不差仍將原派之數揭示民間使民通知或
呈府道查驗照此的數登入絲票人給一張以便照數
筭納卽隨年遇有蠲貸惟于大數減除或隨年遇有改
折另于本曆外暫派至隨年遇有買賣地土暫于本名
下代征通行五年審派方許過割庶上省一分之擾則
下省一分之費不惟可絕紛紛影那飛詭之端小民皆
知徭糧之數卽有司亦得以自明無復多派之苦矣倘
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下部議處施行其于國計民生
未必無萬一之補矣

陳愈憲墓表

朱國祚

天啟辛酉夏余赴召至彭城有諸生三人造余而請則
惺源陳公子中涵中蘊中孚也以公遺命乞余表其墓
余與公鄉會同年公宰嘉禾及兵備杭嚴皆宦於浙習
知公行誼及政績莫如余者余何敢辭公諱汝麟字仁
夫惺源其別號也其先清江人從高皇帝以開國功授
徐州衛百戶世其職因家焉八傳至永康晉衛鎮撫贈
昭信校尉娶劉安人生五丈夫子公其季也少而穎異
十七廩於學壬午舉于鄉癸未成進士初爲長葛令旣
而調嘉興外艱服闋補山東之清平越四載轉南京虞
衡主事權蕪湖稅內艱服闋補北部權荊州稅尋轉都

水員外郎晉郎中出治通惠河爲郎署久之廼擢浙江按察僉事兵備杭嚴公在長葛其俗獷悍好訟卽長吏常爲所持公縛其豪寘之法境內肅然以能治劇役嘉興治不擾而事集去後恒見思乃坐謗補清平清平疲瘠公滌其煩苛寬其條教民賴以安屬歲大祲蝗起中丞宋公欲以術禳之方士所至紛擾公叱去之而課民捕瘞雖災不害其在蕪湖不半載溢額六千金再榷荊州溢額至倍司空薦其廉幹取所上條議頒行之著爲令會營建兩宮公督率勤勞蒙上尊之賜其治通惠河疏濬繕築以身先之殫心悉力費省而功倍其兵備

嚴值中使劉成驛騷欲榷茶筭青梅諸稅又與諸生爲難士民羣閔訴于公公慷慨激烈必繩以法而中丞劉公欲調停之公歎曰身爲法官乃坐視中璫之橫而不禁止乎又奚用此豸冠爲也遂奏記兩臺徑拂衣去縉紳士民遮道留之不可得兩臺以病聞予告歸居無何以薦起補關西而劉成忌公不釋竟以察典中公公怡然不以爲意闢園構亭蒔花種竹日觴咏其間不問戶外事其論鄉邦利害如濬河築堤增城起梁觀察袁公所爲德于徐者其計畫皆本自公公性尤孝友曾撫孤侄蔡仲兄卽同籍兄弟如任宇黃兄樂同魯兄客死于

徐公皆殞之又嘗賑饑民捐糧煮粥活流移數千人此
尤其盛德之顯著者初公舉于鄉少保沈公夢四麟遊
于庭比揭榜而名麟者四公其一人也人以為瑞徵而
卒不得大用惜哉公為令以循良著權兩關所至溢額
治河以精敏稱及僉浙憲以法不得伸而去歸而杜門
掃軌以詩書自娛蓋耿介為操狷潔自好其行誼政績
有足多者余故表公之墓以石鐫于鳳凰山之原

重修雲龍山放鶴亭記

董其昌

按史記秦始皇東遊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呂
后輒得之曰季所居有雲成五采云而赤帝子斬白

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德名當以此山有放
鶴亭隱君子張天驥故居蘇子瞻所為作記者雖至今
不廢然荒圯久矣高邑潛穎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
登其巔弔古懷賢將撤而新之念徐方震鄰重以儆水
時詘舉羸躄四顧節縮俸入度材採石徒庸工作之
直取之宮中公帑不煩民大和會於是飛甍畫棟延敞
虛明繚以垣墉翼以厨畬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適
以使事還朝大夫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何常忽
則易人茲山於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
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舉焉非直寄情吏隱
之間而已不可以無記余惟子瞻引衛懿公事謂國君
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自全其高者此未爲篤論
也使衛公有公劉乃積乃倉之糧曾孫如京如坻之粟
以此進戰孰能勝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刑武之
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摧強秦鉅鹿之戰
威名豈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祖有鄼侯能輓關
中粟以濟軍興之乏而羽爲漢軍絕餉道故其強易弱
耳今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
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幾士飽
馬騰以伐萌於不戰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
面距水瀾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
處也子瞻習於西湖者乃莽蒼悲壯之區恍然瀲灩空
濛之致而覲面若忘不爲拈出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
今殊將山川之靈待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日子瞻
儼其化鶴復還不但歌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
大夫名璇高邑人

徐州府志卷之二十七全

徐州府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五

本朝文

修龍山落成碑記

王永吉

司農丁公督庾之明年超軼著聲阜政具舉乃以務暇從事於南山黃茅諸蹟構亭巋然復為閣以禮大士公自為文以紀矣是年秋復大稔人歌京坻萃縉紳髦士於山亭而觴之曰茲非蘇端明舊遊耶人之服職如觴中主客各有攸司主主任客主讓踰者有愆蘇子守是土為主而余之督庾也為客凡此山堂落成以今日之

客承昔日之主也徐人得無詫其多事一時坐者曰不然夫所稱善於其職者謂用其不足乎抑用其有餘乎使以斤斤奉職爲無忝則昔之守土當惟錢穀訟獄是務不應及佳山水乃蘇子始創此蹟人不之詫其相與佩德不忘謂蘇子用其有餘如觴中有賢主人不獨循乎禮儀之中而能嫺乎禮儀之外也誠知蘇子爲賢主其爲蘇子之嘉客政不易今夫由阼階升廣墀揖讓拜跪惟恐失墜而飲不三合逡巡辭避是得爲嘉客乎將必威儀鐘鼓之後更解衣盤礴自一斗及一石能傾四座之歡而後爲嘉客也昔蘇子旣不以拘牽爲主今公

亦不以遜避爲客所謂各用其有餘不相踰而適相得大夫何多謝焉公曰若是果足以續昔日之盛耶坐者曰昔不足以盡蘇子今又何以盡公從來達人命世率有所寄焉耳博望綠野傳以人不傳以地卽蘇子一身所至爲杭爲穎爲黃爲惠凡嘉山水皆所流連而一經締造旋則忘之何嘗矜爲異事亦不聞當時有爲異事以諛之者此其所以爲蘇子爲張天驥爲顏復汪鞏諸人也公曰善遂罷觴其後瓜期至公歸京師有傳在徐之事者余謂其主客之謂有可採遂取南山石一以記之

蕭縣寇五傳

陳名夏

予往來徐沛間則知蕭縣有寇生某云蔡州沈山人孟有口辯善摹畫人笑語如古優孟數爲子言寇生之奇及子願交寇生而已不幸罹禍以死悲夫寇生行第五伯兄尊生有聲江淮間嘉定婁子柔有詩稱焉家故饒能致客尊生旣死無子家人產皆歸寇生生則益大喜任俠振人急出於天性又能讀書讀已擊劍自豪又喜飲飲輒醉醉已逢所不足輒誚讓若素所莊敬則父事兄事抑抑能自下多不可及者春夏生率閉戶不出架書數千卷標識成誦二麥登歲得千金秋冬之交

生輒出遊遇一人窮乏輒出資金與之嘗解衣行市中見故人無衣輒解衣或至裸體生又好吟詩喜書詩賦資側理投贈遊倦必至垂橐旬貸然後歸里門江浙老儒走餽口於齊魯之鄉皆館于生家或至數歲不厭生嘗一應童子試州守大奇其文將置第一生卽索原卷曰子於制義無不能此以文自娛耳局趣效轍下駒無以爲也且與人爭名非所好願袖而出州守大笑如其言生嘗借諸賓客馳馬芒碭山中奴子挾箠被短衣執壺益以從生箕踞呼嘯仰視浮雲不可一世樵者見之辟易而去生又好擊刺或多集無賴少年博塞爲娛性素

剛不能受人色亦不如意輒思報之舍勞富兒辱其客
誣以姦盜客訴生大怒乃令諸從者火其居富人訴諸
道府遂案實客生又匿客命不對簿有司怒生所爲或
斷匿客無三尺法遂併治之逮係州獄其後多言生有
義氣者令資保狀歸其家會李賊破歸亳諸郡掠徐志
聞生名令卒縛而生致之將以爲前鋒生大恚曰吾家
世文學根不得當以報國家乃反爲賊用耶行山徑酒
請賊皆刃之乃逃而歸詣州守請復入獄然州守不
知主義聽之且有文致其罪者久不脫而生病瘦死

天生就治之曰諸客請百其身以贖及死則又
流涕不能止生旣死而徐沛之間亦無有能養客者

予曰予不識生何狀然聞之沈山人云豈非古之義士
哉方其馳馬芒碭賓從如雲揮金縱酒意氣自得何其
壯也而卒以喜俠扞罔不獲蒙宥至其脫賊之脅從而
俯身就法可謂志操予然矣當世有氣力者不引之以
爲友而反擠之至死雖有文采不克表見予未嘗不爲
生涕泗也生旣死矣山人言生如見其人生又幸得一
山人也生養客其傳以客有以夫寇五各自傳

陳烈婦彭氏引

胡廷佐

彭氏蕭屏彭萬程女也許配徵聘太學生陳應階季子

名子沆者氏少孤疎迎而育於室及沆遊泮始偕婦道
賢而宜家人無間言爲婦三歲翁疾沆亦病氏奉湯藥
周旋于事翁事夫之間閱六載如一日形容枯槁可謂
賢矣甲午春沆病篤氏約與從退而理粧自着殮服意
必死也及沆故目不瞑氏祝曰君其須我乎目遂瞑既
殮乃辭姑曰媳不克終婦道慎勿爲念已而散其笥中
告伯嫂諸姊以及婢僕惟善事翁姑是囑乃與其兄訣
曰妹已身許陳矣慎勿哀復語其夫之同交遊曰氏今
從夫於地下願諸君勿忘陳氏之交越次夕乘須臾間
復環及救已物顏如生若有愉色然四方觀者莫不流

涕嗟哉婦也侍疾不辭勞忘其勞矣夫死不徒悲過於
悲矣臨死無遽容志有在矣旣死有愉色則其天性然
矣婦也若此烈而進於賢矣是真有關風化者其可泯
諸百爾君子其尚採諸歌謠而永言嗣之以風天下後
世

驃騎將軍張公傳

王熙

公諱瞻字伯量彭城人漢文成侯良後裔少慷慨有大
志鳶肩虎相見天下多故思以武功顯登前明癸酉科
武舉父曙三公以薦任河南歸德府通判公亦旋授歸
德城營參將父子文武爲一方保障然時群盜麻沸悍

帥跋扈曙三公督餉睢州值守將舉兵叛不屈死之公聞變泣血厲衆率所部直搗其師殲之叛帥跳而免公痛念父讐國耻益憤懣日夜泣值

與朝定鼎 豫王南征聞公才召置軍中立授副總兵職賜貂蟒鞍馬隨征往揚下京口先登陷陣所至戒麾下毋妄殺焚掠義聲先路郡縣輒望風降三吳兩浙以次底定制府張存仁總督浙閩以公管督標左營兼理賞功事時版輿初附浙民之竄入山澤者衣冠未改巖巢若處以叛案服誅者無虛日奸民乘機飛章羅織公察無辜者輒釋之甚有解衣就鑕急奔白制府釋縛

比比僉曰張公活我繼進中軍副將會榆園盜起榆園者山左之僻險地也山林菁莽溪洞盤互巨寇梁敏楊立吾等倚爲窟穴踞險嘯聚時出慘掠傍郡官兵莫能制朝命張存仁總制三省相機往勦張公曰吾用趙人久勦蕩偷寇非張副戎莫辦遂亟疏于

朝請遷公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大廳節駐大雄公提兵至其地周視曰是賊無能爲絕其區防其奔逸一鼓就擒矣廼陰使人持火具從間道焚林烈澤煙焰漲天繼遣健丁搽銳斧列陣而進摧枯刊木灌莽若洗賊始惶駭思鳥獸散先是榆寇穿地道千里急則潛行以遁公

調知之使卒決黃水灌之穴塞賊益窘迫乞命匝月而渠魁授首餘黨悉平總督馬光輝以公屢建大功疏題天津總兵廷議會推開歸提督總兵會有修怨者假事申傷大府欲亟上白且畱公公曰吾尚有老母在當伸孝養遂初吾志也奚辨爲遂侃然歸公性儉約澣衣糲食樽節物力人猝遇之不知其爲貴人獨好義樂善遇所當爲雖動費不貲無難色康熙辛酉徐地大饑出囷粟數千石設厰分賑淮安稜復運麥三千石輸于官分賑山清等五縣民賴存活郡西北有荆山口湖流巨浸爲南北七省孔道向有石梁久爲湖水橫齧崩圯殆盡

行者率乘舩艫得渡每風波險惡及冬日堅冰則莫能濟公慨然興舉爲費巨萬數年而成綿亘數里皆成坦道行旅頌焉徐學宮瀕河數徙沮洳汚下展敬非地公力任遷建捐貲數千金得地州治傍填築塹爽輪奐一新科名蔚起其他償逋賦焚積券建義學善甄枚舉計公生平智勇兼備仁義性成其立功于國爲善于鄉者如此公歷官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部院中軍副總兵順治八年恭遇

覃恩誥授驃騎將軍嗣以子道祥貴

恩封光祿大夫復以子道瑞貴再封榮祿大夫享年七

十有七以疾卒于里第子六人五列廡仕諸孫二十餘
人有聞于時公歿鄉人士思其德請崇祀鄉賢宋史云
曹彬之下江南兵不血刃故子孫繁貴昔公之征廣陵
定吳越也全活甚衆人亦方之武惠宜乎清河子姓盛
符珂里語云活千人者必封吾于張公將益信云

徐州新遷文廟碑記

張玉書

從來人才之盛衰視乎學校之隆替入其國而宮墻煥
然俎豆秩然茂草之歎不聞城闕之刺不作此非獨在
上之教澤也必有鄉之賢大夫振興表率於其間而後
此邦之士濟濟焉蒸然向風而鼓舞于不倦彭城爲江

左門戶環山帶河風土淳厚士之遊于黨庠者類皆崇
實行斥浮華不以虛聲附和爲尚學宮在城東隅自明
天啟甲子河溢之後因陋就簡制度未備其地湫隘不
足以容多士之肄業州之耆碩謀擇高敞地經營而廓
大之顧爲費甚鉅無能爲力卽牧茲土者建議而中轍
者屢矣予宗叔伯量公毅然起曰我國家興賢育才之
所而一州人士所與型仁講讓以爲庶民先者胥係于
是是安可以不力因捐其歲入之貲六千餘金以爲倡
予是一時志古行義者從而樂輸以共襄厥事經始於
康熙癸亥年春落成於康熙甲子年卜吉日遷主入廟

兩廡從祀諸賢次第以進集諸生行釋奠禮州之父老子弟扶挈往觀有齋講之堂有藏書之閣有游息之所自門庭戶牖以迄黝堊丹漆悉中程度視舊學之制規模宏遠矣猗歟盛哉嘗見琳宮梵刹之創造也破瓦頽垣之地不踰年而金碧輝映耳目改觀甚或數百年廢址無復尺寸可憑而一二緇黃之徒慨然修復亦不數載而古蹟一新且加麗焉是豈二氏之教果可與吾儒相頡頏哉福田利益之說中於人心謂足以獲果報而樂施者衆耳至庠序學校之設有關乎風俗教化其宜崇奉而修葺者較之二氏緩急何啻千萬倍乃金錢穀

帛之助往往儉于此而豐于彼者何歟若以爲朝在鉅典有司之奉行而非士大夫之責歟今觀于宗廟捐已橐而非以爲德董其役而不以爲勞蓋實以振興文教樂育人才爲已任而上以仰答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焉耳將見州之學者絃歌誦讀于中養其才成其德異口出而爲國家効忠盡力則予叔所倦倦屬望于桑梓之多士者也而予一日忘予叔之澤哉余奉命閱河至徐得未遂援筆以爲記

重建荆山口石橋碑記

張玉書

徐固水國也爲南北孔道東渡河二十餘里有荆山
地庫下滙蓄東北山水通微山昭陽等湖巨浸瀾漫
向有石橋橫亘水石輪蹄絡繹賴以獲濟行者稱便自
濁流漲溢霖潦驚濤日爭鬪爲患橋遂傾蕩無迹比
傳行旅往來率望洋以嘆蒿師採一葉舟踞爲利藪
鳴問津日哺不得畢渡中流橫索錢衣襴不戒覆溺
告其上下瀕水居民田亦坐是淪沒吾族叔彭城伯
公惻然殷懷首志修復走白諸當事請以家財重建其
子若楚臬游戎虞部諸昆季亦能善承父志遂大出
中金召徒役具器用伐石舉土囊糗船粟視其力資

之畚鍤雲集歷久告竣長虹亘空川原底定出其上者
若經坦途砥周道莫不嘖嘖稱嘆往余奉命巡視河

道經其地下車周覽喟然曰偉哉是工也傳曰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周禮曰司險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
雨畢治道水涸成梁固皆有司事也與梁徒杠王制具
在然尚脫輜不給病涉時聞而公以里閭薦紳出而情
殷桑梓嘉惠遠人不待勸施而樂善好義爲居者行者
無疆之利其功豈淺鮮哉石橋長計三百六十二丈五
尺高若干頂寬一丈九尺橋孔大小四十餘洞始工于
康熙壬戌迄工于康熙辛未共費銀二萬六千八百有

奇外建茶房一所閣一座爲行旅風雨庇息之地橋堤制宏遠石甃堅固爲費不貲公姓張氏諱瞻字伯量彭城人歷官驛騎將軍以子貴誥封光祿大夫余族叔也平生慷慨樂義他如遷學賑荒善難枚舉皆公力任首倡而此之鉅工永濟尤余所目擊而樂道之者因記以鐫諸石俾志不朽

邵元泐先生傳

汪琬

邵宗元字元泐徐州人明崇禎末爲保定府同知署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震恐宗元與總監方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羅

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率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京師遣賊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召衆議事廨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射書以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

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建
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
必被屠殺奈何宗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乃大呼曰
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
自宗元故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劫取
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
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
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
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
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元宗元急擲印

建泰前曰任若所爲因拔佩刀將自刎衆咸抱持之宗
元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相
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嘆曰我爲保定士民計耳
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
日城陷宗元乃挈印自投城下爲羣賊所執賊搜得其
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
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
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
建泰旣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
摺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

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
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與
焉血食至今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
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衆諸生陳僖有上谷紀事迹之
詳矣予獨慕宗元罵李閣部語侃侃壯偉故畧序其始
末如此

孝行張又白傳

李光地

先生張姓聯璧名字又白終於諸生而篤於孝行者也
父鳳鳴讓產諸弟挺身起素封樂善好施豪舉聞海內
今以曾孫之麟貴贈榮祿大夫先生生有異姿好讀書

不避寒燥每於海暑中衣

入室手披簡

淡背冬則積絮筐筥貯足

日夜吟

習無旁雜義卓然以前修

於敦倫

心體認皆讀書至孝弟章卷歎曰人生大節口此

端此間有虧其他俱無足道聞者咸高其論年十七父

卒哀毀柴立憂形眉睫者三年服闋應試屬郡博士弟

人勸先生應鄉舉辭不赴曰掇科名爲仕進地耳

背母寡正慮子職有缺無以娛萱親尚何榮名之

以故先生每不第謹定省之儀尤凡事必承意

身不渝兄斗家督也無故中含沙幾陷于法母

先生一已 自力振歸弟聯星幼力學不祿遺一孤
日燦甫週齡 以 大特煢煢子立母慮之先生置膝
撫育倍至既 之田視已兒無異同姊早 孺幼少
貧不能自存母慮之先生迎養於家母心大慰先生
事母之心亦大慰尋母卒慟絕數四決旬不咽溢米號
泣飲水而已哀慕之誠三年猶泣出告反面事死不廢
而處已應物猶若有母臨之者歲凶穿窬 益粟就擒先
生惻然曰若為 寒 故至此大可矜 之遺以麥
引理法喻之竊 泣拜人比之王彥方其他折券歸田
散金救貧卹 桑梓 可枚舉 皆念母之

母之善量不以生死二者也提學諸君子聞之也
欲繡衣秦使竒其行特疏上薦以作忠為先生期士
先生卒年六十九歲都人士哀之莫不酸鼻生子
拱極以明經出佐粵藩遷莒守所至多異政次壯
廉次爛恩貢士次拱辰次向極皆諸生公姪燦太學生
生子之麟壬子舉于鄉歷簡黔西總戎之麟字仁趾余
門人也泰南營時比余衙舍言先生事最悉丁酉五月
余奉 命還朝舟次臺莊聞仁趾携其從弟正光來謁
叩之正光爛子先生孫也時佐嶧邑有清聲余雅愛之
坐頃出先生行狀丐余立傳余因問于仁趾者稔爰走

筆之贊曰先生之事親也生而愛死而哀久而思可
始所謂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乎至其簪纓
代起措笏盈庭又知天之報施非淺鮮矣余論次其
心嚮往之矣

趙衡士先生傳

先生名國銓字衡士本姓崔先世河內之
任直隸大城縣知縣曾祖贊諸生遷

以爲氏先生幼端凝不苟言笑好

十言然一有所得輒終身不忘

子員初試高等食餼壬寅歲以恩貢與試授州司馬
回籍旋居艱哀毀柴立泣血三年口不言外事服闋徵
就職屢敦不起曰仕進非吾願何必學陶栗里見督郵
時始賦歸來耶結廬呂梁洪西樹以松手堆奇石數種
號曰松石居肥壤讓諸昆弟畱斥鹵少許供饋粥而已
置僻室閉關危坐取周程張朱各遺書及百家古文集
窮日夜殫心一力究極奧蘊體諸身心常書座右日讀
書須在切實上做工夫不可在吟咏間討名譽以故先
生獨不以詩賦見長四十年不入城市門外謁者非其
人拒而不會向學者倒履迎之雖三尺童子必遇以禮

當路不投半刺雅與都水李縉明善相見談道義間爲山水遊未嘗一語干與政事李公深器重之稱爲趙夫子授生徒先德行次文藝一從遊終身誠之不渝有二生旣出其門一漁市利一好爭先生聞置酒招之正顏色謂曰士不入市湫囂之地豈宜投足孳孳爲利盜蹠之徒若寧不知人之處世以忍爲大君子待人用三個自反若當取存心仁禮章仔細體認二生大慚而退痛自責悔先生近百歲不帶鏡不扶杖誦讀不絕口居家一本小學子孫無佻達習臧獲不加詬諍門庭肅如也康熙丙寅舉上元鄉飲酒禮都人士言于有司推先生

爲大賓先生謙退不居卽有以詩文壽者亦固辭不受生平不近名類如此子詩託志泉石吟弄風月工於詩尤善書烏季子元孫立政入成均仍不釋簡編人謂箕裘不墜云贊曰昔吾夫子觀道處曰呂梁固名山佳水區也往往有隱君子者託足其間余曩過其地聞父老多稱衡士趙先生及獲從嗣君遊造其廬松石依然典型猶在先生之風真山高而水長矣

張廣文傳

閩 圻

張廣文諱之典字元式別號肅齋先世自元時居沛邑稱舊族必曰曉明寺張氏云廣文天性真摯少孤事母

以孝聞年十九補邑弟子試輒高等家故饒不假教授
爲生或重其文行強延之居纔數日如違定省數年者
意忽忽如有失中夜起行徬徨不寐明日卽辭去依依
膝下終不肯復至塾中主人不能強而廣文之孝益有
聲會督學使者試淮徐僉議以孝行舉議旣上廣文聞
之則惶恐謝不敢當當事者益重之然重違其意不果
題初邑中每歲僉里長任事者輒至破家邑某例不應
役邑大夫將脫之顧嘗重廣文欲得廣文一言乃免某
承旨懷金爲壽廣文爲言得釋矣越日携酒詣謝廣文
飲盡歡某挈榼歸則原金在焉某驚且感爲傳

邑中而廣文則自諱曰無之年逾七旬司訓東流教士
以禮讓爲先諸生化之無爭訐者在任三年以老告歸
舉鄉飲大賓卒年八十三子其猷孫仵皆名諸生

漢安國侯王陵母墓碑

孫國瑜

王陵故沛人與高祖爲布衣昆弟交意不相下高祖起
兵入關陵弗肯從自聚卒數千人於南陽久之始以兵
屬漢是時楚勢方張項王氣蓋世乃東嚮坐陵母欲招
陵其爲羽所尊重若此陵固一時人望之所屬也昔淮
陰侯歸楚則楚勝歸漢則漢勝兩無所歸則楚漢爭勝
誰謂士之去就不有關於楚漢興亡之故哉使母當時

稍依違遷就於其間陵歸楚則徐庶不得爲完臣陵不歸楚則趙苞不得爲孝子矣不寧惟是陵素慤直任氣母惟一死以絕其望使知漢王長者勿持二心陵始慟母讐項終事高祖定天下爲社稷臣呂后朝陵守正不阿罷相歸不朝請者七年既卒乃得王諸呂審食其始居中用事矣呂氏之憚陵不隱然一敵國也哉凡此者皆母勿二心之一言教之也迄今將二十載微獨重瞳久化青燐卽高皇原廟亦鞠爲茂草矣而陵母青塚巋然獨存賢母之懿德烈行自足以傳萬世而余復樹以華表建以豐碑周以圍墻使後之過其傍者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聊以爲世道人心之一助云爾

重修徐州學碑記

李燧

郡侯姜公蒞徐五載教養兼施修廢舉墜次第施行一日進多士於學宮而詔之曰膠庠之地論道親師興賢育秀廣教化美風俗以上佐盛世右文之治胥於是乎在乃觀瞻未壯茂草興嗟則司土者責也於是捐俸重修缺者補之敝者葺之未有者增置之未合于制度者變易而更張之乃首新大成殿安聖靈也輪焉奐焉紺碧耀日矣次及戟門櫺星門清神道也巍焉煥焉嗟峨干霄矣未已也詩不云乎思樂泮水而泮池未備非制

也乃浚土為池醴泉湧焉架石為梁者三梁各三空周圍石欄雕鏤備極工巧澄潭映月朗若冰壺真巨觀也復改建正殿月臺增以石欄並石級皆雕龍彩鳳鏤刻備至者亦同前復增正殿腰墻闕門者二兩廡亦皆新復念名宦鄉賢二祠湫隘不蔽風雨非所以崇先賢厲後進也加增舊制者數倍周以為圍墻顏其門復建更衣省牲二廳非徒飾觀以昭誠敬焉夫如是亦可謂備美而無憾矣猶欲創建尊經閣於明倫堂後正庀材鳩工經營籌畫落成亦在指顧間嗟乎吾見世之守土者矣期望之辰入廟成禮而去奉行故事而已其他浮屠

訓誥棟榑動費鉅萬將以祈福澤恣游覽也求其公之立政務本者誰歟繼自今學校日興人材倍出以科第寥落之鄉忽化為冠裳輻輳之地其大有造于徐人者豈淺鮮哉故為之記

創建尊經閣記

李蟠

六經皆聖人手定之書也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於簡編之中以垂教萬世萬世之人無不尊而奉之如日月之經大江河之巨地也是以歷代學宮必建尊經閣于其中徐之學宮凡數遷歷數百年而茲閣缺焉未講也歲丁酉郡侯姜公重新而正殿兩廡增置月臺鑿泮池改

建櫺星門易木以石名宦鄉賢祠皆擴其舊制復建更衣廳省牲所崇隆巍煥甲於江北工甫竣復進徐人士而詔之曰經學之不明於世也久矣士不通經不適用昔人蓋嘗言之將以闡明聖學昭示來茲俾皆顧名思義不至於廢古而經則斯閣不可以不建於是闢地築基尅日落成長一尺五寸寬二十九尺高四十一尺五寸聳飛鳥照耀寰區登斯閣也山河在抱烟火萬家羽籥絃誦聲達於遠近富而後教徐之士蒸蒸日上八之經術而政教兼得也亦具見於

張總戎傳

徐用錫

公諱之麟字

號厚菴先世山左人明初徙居彭

水會祖鳳鳴素封

廬有隱德祖聯星力學早世父燦

太學生崇義輕財

次聞遠近今以公貴贈皆榮祿大

夫公生而穎慧善

詞初操觚新奇之論時出意外人

稱異焉戊申應童

試文戰失利改武列博士弟子員

壬子登賢書會試見

黜者再壬申効力樞曹旋居艱哀

毀骨立除服考滿授

寸備已卯效用河上辛巳張大司

馬視河委攝葦蕩營

世擊輿閑舉彈悉諮於公公論人

言事無相參錯深信江山之監臬孔文泰橫踞海濱官兵

莫誰何公單劑入其第
其功不遂加以毒害欲
之降淮陽監司聞而嫉之篡
翠華南巡閱河公挺身
載歸至都特授北營遊
鑰之重任公公頴於是脫
俸置我器奏請餉米領通
機術操縱摘猾伏盜勲告
賜張者頗用賄公與余
致致公人或勸以阿諛
也是盡棄平

公之秉正守禮屹然中
砥處污穢而不蒙
日月爭光可也
皇子贈詩額寵遇之隆震動畿輔是時公
司方陷於法身既殞坐及其子公致書當道
非向之乘危下石者仍與款接其寬厚如此
巡江浙公為前驅丙戌陞南營叅將戊子遷
臨清營副將至則靖菴苻修操場練士卒壁壘為之
觀已丑歲稔敦請賑濟全活者不可勝筭壬辰報
午有威寧總兵之命公疏請陞辭中途襲風寒疾作
不可有午夜遺金者正色卻

公曰是大負
不可有午夜遺金者正色卻

骸骨歸結廬先人首邱勝清白二字於門端足跡不入
城于謁者擯而不見所繫念者朝廷之恩未報桑梓之
利未溥益公以忠君愛民爲汲汲其天性然也先是徐
邳間有清水河曰房亭淤墊不宣泄害州縣十數公日
擊心慟者久家食時嘗自出粟開溝渠嗣於風雲際會
之初懇切陳言邀恩疏導而歸里後繕修澗澗充爲萬
世之深遠屢籲州守築堤其南黃水不能北下民困大
甦復倡設書院於醴泉山聚閭里俊乂者延師教之
溪李夫子贈之聯曰束髮驅馳不忍營家羞壯士持

以化里作勞人公生平清正廉潔功在朝野

見於斯矣無何西戎告警遠勤王師忠憤羞澀積憂成
疾自知不起口授遺疏沐浴正衣冠而逝時庚子孟夏
朔日也疏上

優旨下逮期年從祀鄉賢子五廷相切瑈其婦貞殉
魁廕監早世寬培補廕嗣應和皆州同余與公交言
深又爲媼媪知其事悉矣厥子復以狀求傳因援筆爲
之贊曰當公之初膺

主知也天威不遠咫尺抵掌而談纍纍不窮人或曰此
雒陽季子之流乎迨觀其立勛名禁苞苴絕芥蒂審進
退拯鄉邦方之范文正公何多讓焉貪廉懦立吾望三

下後世之聞其風者矣

九十壽文

徐用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六月七日爲吾父執友高五叔
不危先生九十大慶之辰親朋製錦屏以祝郵書屬其
辭於予以予爲通家子知其行實爲悉也予不敢辭先
生剛而毅任俠好義平生不以非義取人一介先生弟
特騁先生甲乙後棄諸生愛導引家術丁酉不知所往
先生撫其子女如已出各有成立內外親族有不能
葬者先生爲舉之者幾數十家先生有友胡援道濟者
徽州人老而鰥獨先生每歲餽遺所需有額數計數

約百金胡君病篤按年封識村所親曰吾食其息足以
自給其本銀俱在也可於吾身後還之不爾高君不受
也胡君死如其語先生曰吾於其生子之而於其死取
之可乎固不受其親者曰將誰歸先生不得已曰吾知
所用矣胡君墳邊已先自葺大士庵以遺骸託其僧僧
居湫隘恐日久頽廢復爲增廊塾凡九楹費殆溢於遺
金舊河臣籌輿屯淮徐各州縣無寧宇而吾邑與焉奉
行者率豺虎受困尤劇平原董公總制兩江卽日上其
事罷其後田還民董公以此中毒螫至左遷先生獨力
爲建生祠深敞靚麗堂亭庖漏門柵僧寮贍田無不備

約費千餘金先生實無寸土在屯內也先生產實不及中人獨以信義相通貸田穀糶糴以時若素封然吾邑地濱兩河水患十年八九遇而賦獨重於鄰封初次上南巡有義民闔牘以聞下部議部復轉咨於巡撫情不能達其事幾寢先生為經畫道路往來資給皆出先生至賣市宅以佐今吾邑每歲租稅減萬金先生之力為多先生御細大事不苟危坐一室中而內外戚友吉凶之務無不周悉家之子孫僮僕房闔箴管線續槩為籌度井竈倉庾以及芻豢飼養柴炭固置之所井然不亂潔淨無繼塵雖饒醜巷羹皆有道所造屋垣壁雖數

年即凋及營度少失分寸則已壞也後正之工人

愛費而泣求止者先生曰吾去心病也衣帽敝必補綻着之然無黧污器具毀壞者必完整之有所諾雖艱難崎嶇必重費極力必成以報為人必實有濟不苟為文貌而止先生與先君稱莫逆交財賄不分人比之管鮑以其文字予兄先生少有弱症蒸熱衣葛為焦又好思謀症忡不寐六十內外臥病累年忽不藥自愈至今幾三十年康強壽考似非偶然者先生以余故人子自幼器重而愛之及余入鄉試場必設魁宿象香楮牲醴虔禮迓福終闈期為常先生八十予始登賢書於京兆

今九十餘始提南宮

欽選入館先生喜不自勝然以此皆不得隨親賓後舉壽卮他時百歲余幸得幅巾杖履從先生看五代孫錦衣斑斕雜沓稱觴爲盛世之瑞豈不樂哉昔漢時顧思遠張元始開元間于伯龍皆以年百歲外著之青史頗無關於風教今先生年將不讓於古人而余爲著其行事使人知精神綿固作事必期其成與人率自損所有以相益敦倫重本皆壽考之徵而人之所可勉者後生小子則而象之以祈年敏德庶幾有補不僅爲介視之辭以相耀已也

雲龍山新開大士巖碑記

姜焯

維予自壬辰春來牧是邦鞅掌勞瘁逾八稔矣幸明神默相時和年豐井閭樂業一似恤予之拙且勞也嬉然相與安焉旣用自喜乃以暇崇飾學宮增益往制工甫竣屬河防貳尹王公欲重葺宋張山人放鶴亭未幾遽以憂去羣情悵悒予遂爲嗣究厥功旣而相度亭踞雲龍之椒臨眺四極是云佳勝有議構室其上募僧居守顧於亭有所障非前良初旨視亭下巖怪石離立坡陀負土可夷之屋以居僧衆議是之爰鳩工平治不數鍾而土盡實一鉅石當山肩項廣約十尋莫窮其深厚隱

伏土中其上離立則峰稜外出者耳驚且愛焉懼無以顯石之奇念是巖稍下為黃茅岡有唐吳道子觀音大士像碑漸剝蝕授意工人相石之勢開雕膚理為大士化身畱其外即以為龕石理緻栗斤削所施易于竹木無幾時遂以告成面手冠衣各肖其色中白紋一桁橫亘腰圍天然若帶觀者益以為神已土人有病疾患苦者來禱輒應州人士請崇宏其宇於是增工擴地為正殿三楹前為韋馱殿左右為寮舍亭臺閣道名之曰大士巖其形勢崢嶸屹然與放鶴黃茅相峙而非復前此之踳踳蹉跎矣客或謂曰茲石自清寧既判已蘊是山

子乃大顯于人此其遺可賀也余謂於昔賢無不特其遺踪所在稍事修治守土之職然也不過茲石之奇崇祀大士又祇以其名號靈異足與善順俗而教亦有補於政治豈能如柳州次山諸公山水搜羅放失乎哉客是予言乃更相與修黃茅岡賢祠宇次及可廬對建半山亭相為映帶已復為環歸故守亭僧田合今所增計四百三十畝付主僧世世守之庶使茲巖與亭與岡相為終古可也

韓氏世節旌門記

陳祖范

閨門之內不獲偕老而以節著非幸也其或一二三世皆然尤不幸也然當

聖明之代章志貞教以樹風聲表厥宅里不致泯沒而弗彰於是不幸之遇反為家門之光閭黨之榮則又不幸中之幸也予居徐州雲龍書院高才生有韓子樹策樹猷樹疆者為述其先自海州遷今銅山縣北鄉堂構繩繩服疇食德逮曾王父諱宏大王父諱文伯父諱元皓年皆不永向壯而亡凡所以持門戶奉孀姑立孤孩疋婚嫁使我韓氏之緒不至掃地盡者實賴三世之力焉向時遴舉貞節郡縣重其事往往寢格空

近奉

勇詔年與例合名與實符者許直達無阻於是我三世

幽芳苦節得同時具題邀

恩可計日埃余聞而歎曰節孝之家厥後必昌其在子昆季間乎既而

弁下我我綽楔官辦維備其子姓紀事請文於

余余惟

生澤之及於下也既化行俗美蘊應其節復朝報

聞使積年豐蔀俱耀於光明不亦休哉

新建雲龍書院記

南李公以詞臣給筆札承明

嘉其才出守青州復守徐州學博而行修以實心

實政治徐四載士民咸頌之甲寅夏以公事來吳門

予曰徐州古彭城地襟山帶河人生其間多雄偉卓

之彥而學鮮薪傳數十年來賓興者蓋寥寥焉予將

府南雲龍山麓闢土建椽為諸生肄業之所以紹鹿

鵝湖之遺徽而主其席者敢以煩君子應之日且為

吾至無難也去冬書至云落成矣趣予行予至之日

察使呂公率諸生謁廟後行師生相見禮而李公自

徐推以務實勿務名一語訓誡諸生至再至三子

生而告之曰李公賢大夫也念徐州人士不

既造汝於學校矣復創書院以丞我髦士涵育而

陶之士之集於此者其所誦讀皆六經四書之文其

以講習皆孔孟程朱之理當實心以制行實心以學文

家則思實心以事親信友歷仕則思實心以致君澤

民則上之可以為邦家下之可以為鄉黨

好之人務實之訓所以砥節立名期汝於聖賢之學

意恭有在發策決科又其小者耳今李公陞使而

亦以實心行實政者公餘之暇借別駕益陽程公每

謀文必覆加詳校亦時至講堂面諭耳提作新鼓舞
不不倦而更得邑令前任葉公新任曾公廣文王公江
公佐之經理院中出納諸務俾得終歲讀書其中可不
謂諸生之幸歟夫建學者司牧之事敷教者師儒之責
學設教修而名實不著士人之耻也且茲院之建官保
子公已達

成聽於以垂之永久諸生將何以報稱亦惟崇尚實學
火然泉達之端謹茅塞牯亡之戒更相磨礪底於有
必有道德文章卓然名世者以鳴

之盛而紹鄒魯之傳豈非諸賢大夫之所厚望者

哉諸生日各勉旃請勒諸石以示不忘遂書以付之

遊銅山記

常安

微山與銅山同一湖也微山在滕邑南百里上有微子
墓居民多殷姓唐盧思道明胡儼徐進賢俱有題詠山
下湖水瀾漫數百里界江南銅沛山東嶧滕四邑因通
運河湖口置板啟閉蓄洩以濟運水之不足辛酉夏日
予督漕北行泊舟於韓庄聞攜五兒琦孝廉左嚮九欲
赴微山舟子云風鬪水逆不如往銅山利遂從其言順
流直下時風力漸柔波濤微漾薄陰籠日水天弄影殊
得之意外抵山監司翁亦至乃攝衣同躋山勢平

衍無起伏險峻處有積石錯立者二俱高三十餘尺濶
倍之如名園之張玩具於門屏間者其石質似鐵露碎
星閃閃如金世謂之銅山也山四圍俱水清澈如鏡馬
山峙其東龜山伏其西其間高帆疾艣出沒首尾相啣
而漁篷釣艇謳嬉遞發前唱後和擊楫空明魚沉鳥起
於微茫晦靄中予望之心怡而神曠自念足跡遍天下
獨此低徊不忍去者意有所適也夫人惟性之所耽不
能自已曩余於各山大川或公餘或途便雖搶攘中竊
片刻暇必足及之目接之而後快然萬事縈擾於中晷
迫切於外縱稍愜適而意別有屬終未始暢然而適
足也今日之遊身於此意亦於此山不必竒湖不
而雲容水態別會於意言之外適不適之分也於是
將遊龜山從者以雲起於巽止之遂駕舟歸微山之遊
亦姑以俟之他日

脩來堂記

田實發

家非甚豐而勇於善已非有
跡而樂濟人之不足無他
見已之豐與餘也非見其豐
六餘也乃心目中時見人
之不足而憂之也彭門王君
元已君名朝棟邑貢生世
居鄉東北之大進口以文行
大
學士海寧陳公訪之
過其廬而朝棟已沒見其子
乃讀書深喜之贈以額言

曰修來堂蓋益勉之以遜志
而敏而期以遠且大也陳
公既去君子乃懇予作大書
記之予秉鐸茲土六載
固稔知君之生平及其家世
曰樂爲之君祖名虎變郡
庠生曾辦河工自子房山至
民山口大隄行人便之父
名加璋國學生每冬寒施纈
衣以爲常君孝奉二親恭
事寡嫂恩恤孤姪助以已
地二頃六十畝雲龍書院
初設捐百金歲飢賑飯粥衣
襪給棺槨助理葬或減僧
平糶或曲全婚嫁不殫述考
院屏牆路狹讓市宅地擴
之修荆山橋捐百金故桑梓
間恒嘖嘖號王善人因陳
公之額合余所聞方吃毫爲
又適衛守戎王公鶴亭見

禮祀之誠卽田夫野老亦得耳而聞之過而拜之曰
識之心焉數之曰某爲亞聖某爲大賢某也孝某也
則人心之歛而起敬者未必不轉而思效也余家村
莊之車牛坂相傳爲閔子御車失鞅處帶水屏山林木
茂美竊欲就地建祠閔子意其神之有在而因舉顯孫
顏孟合祠之聲應氣求或亦先賢靈爽之所樂乎余方
委疾鳩工庀材固未之能或邀天之庀護少痊堪以扶
杖而出祠其首務也預爲之記

勸立身制行文

王源德

先品行而後文章諸生聞之熟矣是以 督學大人

下車卽核品行優劣然後案臨功令森嚴也夫欲端品
必須立定脚跟挺然卓立不屈不撓從格致誠正下
下施諸日用飲食之間倫紀綱常之際毋務高遠毋矜
僻視聽言動勿涉非禮行止坐臥常令收心處己接
物自理合而義宜矣薄責人而厚於責己怨在斯而忠
亦在斯儉乃出仕廉介之源客至蒸飽廳容旋馬顯仕
猶然微時可想勤乃建勲懋著之本朝運甓出夕運甓
公意念深矣臨事可知諸生試思所讀何書所居何地
居期許何如將來用世設施何如豈可行與言違哉
諸賢會于質魯而早悟一貫以其踐履實地也言

文學高科聞道獨後概可見矣古人文章用
道後世撰述只圖闢靡花卉鮮妍綵繡輝洵悅目
而怡情豈如布帛粟菽之適用乎不可一日匱乏哉言念
及此則制藝亦思過半矣州邑長吏每月朔望董率耆
老莅於公所宣講

聖諭十六條各附以史傳事具召庶民聚聽亦民可使
由之義也宣竟民歸轉相傳述欣慕樂道久之性移適
歲御史行臺彙題孝子節婦欽奉

溫綸旌表者纍纍是皆愚夫愚婦耳諸生可忽乎哉諸
生才識器量大可有爲舉首謝青諒不遠矣故旣錄

後州府志 卷二十八
皇上訓飭士子文復撰斯立身制行之說與諸生勉之
余亦自知陳言可憎也第諸生童年入塾五經四子書
郎次第誦讀稍長習帖括無非在此中探討未免視為
取科第之徑路幾人身體力行不知為聖賢為名臣實
外此耶爰再錄一通附家書內以示兒姪及親友之後
述者

蕪湖司訓王公傳

吳濤

家公源德字宸在號恕齋蕭邑人少孤力學年十六郎
進士弟子員旋貢入成均

心列前茅需次於家時河使于公莅事伊始延訪

公以

數

其幹濟

乃應機於河工功未及就曾部

縣訓導遂辭

之性在任七載以母老告終養歸母亡以

母卒於家

其居平勃宰理窟別有會心所著書甚夥

其在任也有

詮註

御製訓飭士子文及校刊學政全書為江
南督學後任

浙江巡撫洎谷張公所嘉獎先後頒發江
浙兩省至今

士林皆寶重之其他脩廢舉墜不一而足
課生徒礪行

慎文有胡安定先生遺範而其為人則又
輕財貨好施

與先是康熙乙卯邑大無出粟活數千人
他賑貧周急

事亦不可枚舉方疾革時語其子曰丈夫力不能濟天下當濟一鄉凡吾所願為及事所當為者汝輩其力行之毋怠其二子皆能繼家學為明經長召棠溫厚稱邑長者次傳梅好學樂善猶似其父舉孝廉方正不就嘗擬建言籲請脩復蕭邑水利事雖未行邑人聽之又嘗因公捐輸累千金以承先志大吏欲循例題叙授職傳梅乃歸善於親力求貶贈已入告矣邑紳士公舉公鄉賢學使劉公亦許咨題蕪湖諸生又相繼請之上江學使求入名宦兩地之崇祀賢序必蒙

公雖賁志以歿而學行已傳

千秋公其不

贊曰士君子負大志抱異才不得致身通顯以上禪國冢下禪兆庶則偶効一官人心又或好行其德利濟者殆兼之矣然韓子云葛雖益弗傳聞恕齋高曾祖難則慷慨有大節而其子朽則王氏之發祥食報輝映後先其將未有艾與

重修蕪隄碑記 續刻

郡守邵大業

徐城之西有隄焉起雲龍山黃茅岡至西關而止長六

百餘丈廢壞不治世傳爲宋蘇文忠公所築以禦黃者因名蘇隄顧考文忠公本傳其事在熙寧十年河決澶淵水築城下公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今不特起止互異且在城西與東南之文刺謬誌故謂非蘇公之舊也然本傳又稱公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防水之再至而乍譜則并稱築徐州外小城夫曰故城曰小城則疑有二城核之誌所載徐有四城者似是而築城在河平之後築隄在河漲之時大書曰州外則非公所全之城明甚今徐城在堤之東安知非所謂故城小城者而公所

全之城在堤之西已就湮廢未可知也且戲馬臺在今南門外距城不能三許果首尾僅此烏足以禦黃流然則城非舊城堤之是與非未足爲定論矣乾隆辛巳

皇帝下詔於明年南巡狩而重念彭門河防要地將百幸大業於是冬奉命行郡事莅之日訪察利弊則咸謂業曰徐莫先於河患河莫亟於城西往者河水驟至西堤韓家山妳妳廟等埽工危險特甚賴石槩鞏固無患而居人皇皇者久之業聞而心悸焉蘇堤在埽工月壩之內不瀕河初若無用然同審形勢河三面統城其東北二門循軌直下迅急無碍韓家山妳妳廟當西北蘇

家山之衝中流激怒一折
孤城在肘腋之間能勿懷
策謀其未然遏其旁溢為
可聽其廢壞不治哉於是
監司李公言曰善哉所以
莊公親臨環視獲如誌乃
者崇之薄者厚之舊趾運
得聞欵若干謀之銅人得
義者得金若干商起於雲
洩石澗澗之水入於奎河

而南全河奔注勢若飢馬而
慄當此之際作萬一不虞之
萬堞保障誠無逾此堤者顧
謀之監司瑋公公曰然河務
安輿情也癸未春大中丞
飭吏相度測水平視高下卑
沒者撤民居而新之請於上
矢力若干更旁求別邑之好
龍北訖於月堤中建石閘以
聚志既協過力合作不兩月

而工成巍峻蛟螭屹若磐石鋼之人請伐石記其事而
乞言於業業唯

盛朝立政崇實去華方今

聖天子清問下民勤勤懇懇內外官吏罔不恪修職業
務為惻怛之治只粉飾張皇因循沿襲一切潤色耳目
之事皆非所取今堤之建於蘓公真偽不可知其建立
之本意尤不可考然使其於利害非甚關切而後之人
藉為游觀寄興之所是可廢也若其鎖鑰關鍵利在百
世從而新之雖未即寔有見於昔人之心而適有中於
今日之要則虜幾當務之急矣公謝河平表云屬屢歲

之無虞故患生于所忽公之時河不入徐故云然也今則事事有備矣然而慎之又慎思患預防之道不厭其細是役也防所忽于未嘗忽云尔隄長七百九十二丈高一丈二三尺有老頂寬三丈底寬八九丈有老閘高寬與堤平起工於六月八日工竣於七月杪值金以千計者六有奇捐輸者爲徐人韓岱等督工者爲經歷沈松齡等例得書碑陰而自始事以至藏事同心而協力者則邑令楊詠也是爲記

